

一一一 王國維

王國維，字靜安，亦字伯隅，號觀堂，亦曰永堂，浙江海寧人。生而歧嶷，讀書通敏絕倫，年未冠，文名已噪於鄉里。以不喜帖括文，應鄉試不中。而學術精博，幾無涯岸，其「宋元戲曲史」之創作，俾樂曲成爲專門之學，實爲空前絕業，今之學者尙無越其範圍也。

二

靜安年甫冠，即值中日大戰，海內士大夫競言天下事，彼亦躍然欲試，遂赴上海，擬有所自見，顧茫茫然無所適從。時上虞羅振玉方設農學社，及東文學社，聘日人爲教授，靜安乃往受學。夏間偶寫所作詠史詩於同舍生扇頭，振玉見之驚異，

許爲奇才！遂拔於儔類中，不惟勤其教，而更濟其貧。故靜安知學問途徑，發憤以爭上游者，振玉有以牖迪之。

振玉復詔之曰：『君喜讀江子屏「漢學師承記」，應知江氏之學多偏駁。本朝學術，實導源崑山顧亭林，以後作者輩出，而造詣最精者，惟戴震，程易疇，汪中，段玉裁，及高郵王氏父子耳。』因以各家著述爲贈，而勉之以力學焉。

三

庚子，畢業於東文學社，於西洋哲學、文學、史學、美術，及顧戴二王各家之學，研究俱深。時振玉方長武昌農學校，聘之任教授。明年，東渡扶桑，就學於物理學校，精研科學，以會通文學，故靜安之學有文有質，非僅一哲學家文學家而已。

歸國後，任南通師範學院講師、主講哲學、心理學、論理學。甲辰秋，振玉長江蘇優級師範，遂移靜安於蘇州，凡三年，刻所作詩詞，自此遂致力於文學矣。

四

靜安嘗曰：「生百政治家，不如生一大文學家，何則？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，而文學家則與以精神上之利益，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？物質上利益，一時的也，精神上利益，永久的也。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，後人得一旦而毀之，至古今之大著述，苟其著述一日在，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不泯。故希臘之有鄂謨爾也，意大利之有唐旦也，英吉利之有莎士比亞也，德意志之有格代也，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也，而政治家無與焉。」故彼孜孜兀兀以文學家自勉。

又復論曰：「自謂頗騰達，立登要路津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醇。非杜子美之抱負乎？胡不上書自薦達，坐令四海如虞唐。非韓退之之忠告乎？寂寞已甘千古笑，馳驅猶望兩河平。非陸務觀之悲憤乎？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，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也。然一命爲文人，便無足觀。」以上所論，皆我國文人詩人之金科玉律也。故靜安憂國憂民之心，憤世嫉俗之言，恆散見於詩詞間而不顯露，世有以消極文人

目之，非定論也。

五

光緒二十五年，振玉奉學部奏調，至是始薦靜安於尙書榮慶，命在學部行走。自此乃治宋元以後通俗文學，而更殫瘁於宋之詞，元之曲，著「人間詞話」。論詞則講求境界。嘗言：「有境界則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。此。而境界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境界，故能寫出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，否則，謂之無境界。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着一鬧字，而境界全出，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着一弄字，而境界全出矣。」

又曰：「詞也者，自有我之境，亦有無我之境，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此有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，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爲多，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」

靜安於詞，用力最劬，卓識妙論，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者。彼嘗言：「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故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，亦卽爲詞人所長處。……客觀之詩人，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多，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「水滸傳」，「紅樓夢」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，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，而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」

六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境界，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！」此第二境也。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那人，正在燈火闌珊處。」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得出來。故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，必沁人心脾，其寫景也，必豁人耳目，其詞脫口而出，無矯揉妝束之態，以其所見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無大誤。

靜安畢生之力，尤在劇曲，所著「宋元戲曲史」，蓋綜平生論曲之惜而集其大成也。彼以爲古今之大文學，無不以自然勝，而莫著於元曲，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，無不可也。

平時殊不愜於中國人競言歐美科學，而忽視我國傳統之美德，彼以歐戰以後，西方有識之士，已憬然於政學之流弊，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，我則昏昏不知，而輒追逐其後，爭民施奪，處士橫議，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，垂涕爲人道之，而人以爲迂濶，然今日誦其言，不禁悚然！

民國十六年四月，方任北京清華大學教授，以感時喪亂，忽自沈於頤和園之昆明湖，於衣帶中檢得遺墨：『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！……』海內識與不識，聞此噩耗，莫不惜其學，而悲其心，使不卽死，則大造於文學者，未可限量也。